

史迹觅踪

崂山区档案局等 编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史迹觅踪 / 崂山区档案局等编 — 青岛 :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670-1371-1

I. ①史… II. ①崂… III. ①崂山-文化史-文集IV. ①K

92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1617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 版 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cbsebs@ouc.edu.cn	
责任编辑	郭周荣	电 话 0532-85902469
装帧设计	青岛志鉴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印 制	青岛泰兴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85mm × 260mm	
印 张	18.75	
字 数	330千	
印 数	1 - 800	
定 价	198.00元	

《史迹觅踪》编委会

主 任 杜乐江 郭振栋
编 委 张 星 王清华 臧先锋 闫雪梅
付 莉 王丹薇
主 编 张 星
副 主 编 王清华 臧先锋 闫雪梅 付 莉
编 辑 林先建

前 言

崂山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素有“海上名山第一”的美誉。5000年前先民们已在此聚居生息，秦皇汉武、大儒名士、高僧名道、文人墨客更是对崂山眷顾有加，纷至沓来，为崂山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民间民俗文化在此交融，共同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崂山地域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为崂山区文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崂山史志工作肩负着挖掘崂山文化内涵、传承崂山文化精髓、发扬崂山文化精神的重任，汇集了一批崂山文化的热爱者，致力于研究崂山文化、记录崂山发展、传承区域文明，撰写了大

量研究崂山历史文化的文章,为崂山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更好地传承发扬崂山优秀地域文化,使史志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崂山经济社会的发展,特精选优秀文章荟萃成“崂山方志文化系列丛书”。

“崂山方志文化系列丛书”之《史迹觅踪》共收录文章约百篇,以文章记叙的事物为排序,内容丰富,涉及主题广泛,图文并茂,记述了崂山历史上的重要工程和建筑、崂山的著名书院、崂山的宫观寺庵洞、崂山的石刻碑记等方面的内容及这些遗迹的发现、发展、研究情况。一篇篇文章为我们展示了崂山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展现出热爱崂山的人们为崂山历史文化的挖掘和探索付出的努力。由这一个个的点延伸开来,我们期待一部内容全面、内涵深刻、生动饱满的崂山历史文化著作能够面世,彰显崂山文化自信。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

2018年10月

目 录

登窑口的盛衰	王瑛伦 (1)
先民改造自然的巨大工程——柳树堤	王瑛伦 (5)
登瀛凉亭的垮塌	颂 山 (8)
没有一分自有土地的南窑村	颂 山 (9)
崂山村落漫谈	于胜勇 (11)
朱家洼村的阁——关帝庙	朱正珉 (14)
中韩村的碉堡	王清佳 (18)
南北崂山古道	白秀芳 (20)
崂山劈石口古道	房振兴 (23)
百年台柳路	叶 子 (27)
百年崂山路	德潜 善刚 (29)
崂山引水渠	宋立嘉 (34)
南九水特色桥梁记录时代变迁	宋品毅 (38)
抗战修械所山洞的探索考察	王 伟 (44)
麦克伦堡疗养院与崂山游览路的兴建	焦相鹏 (48)
崂山百年前的德人路标	王 伟 (51)
古老的梯子石	关建国 (54)
崂山梯子石	于胜勇 (58)
华阳书院的兴衰	钟昭群 (61)
崂山华阳书院考	蓝信宁 (64)
塘子观书院	钟昭群 (69)
文脉远播的劳山书院	钟昭群 (73)
青峪书院	钟昭群 (75)
俄罗斯斯饭店	宋立嘉 (77)

崂山大饭店	白秀芳 (78)
消失的观川台	白秀芳 (83)
崂山烧炭窑	王 伟 (85)
斐然亭外	颂 山 (87)
历史遗迹——“围子”	姜全方 (89)
崂山的烽火台	王 伟 (92)
崂山的古寨堡	王 伟 (96)
散布在崂山的石屋	王 伟 (98)
那罗延窟探源	路 泉 (101)
仙古洞	王 伟 (104)
玄真洞	颂 涛 (106)
慈光洞	房振兴 (108)
丘处机的衣冠冢和石棺	房振兴 (112)
寻觅大方禅士墓塔的踪迹	房振兴 (115)
崂山古墓	关建国 (117)
蓝氏石造像的由来	姜玉冰 (122)
驱虎庵与钓鱼台探析	曲宝光 (124)
崂山钓鱼台“一字诗”浅析	曲宝光 (128)
朝连岛点滴	辛兆琢 (132)
明霞洞与戏凤台	宋品毅 (135)
北九水的亭	宋立嘉 (138)
云雾深藏蔚竹庵	睿 鹤 (141)
太和观	不 同 (145)
太和观记	姜全方 (147)
石障庵	于可青 (149)
漫谈塘子观	姜兆信 (151)
探访大崂观和神清宫	岩 松 (153)
神清宫	白秀芳 (155)
即墨黄氏家族与崂山华严寺	卜 语 (158)
华严寺印象	卫 教 (161)
荒草庵	辛承锡 刘洵昌 (163)
百福庵寻踪	路黎光 (166)

百福庵	宋立嘉 (168)
探访关帝庙	若凌 (170)
明道观寻古	不同 (172)
白云庵考察记	青山 (174)
阴凉涧庵	宋立嘉 (176)
巨峰白云洞	房振兴 (178)
凝真观与熟阳洞	王伟 (182)
崂山慧炬院	蓝信宁 (184)
三清洞	宋立嘉 (187)
茶涧庙	颂涛 (189)
崂山石门庵浅探	邢学敏 (190)
玄阳观的历史考察	宋立嘉 (193)
南北岭基督教堂	王昕昕 (198)
崂山石刻漫谈	王集钦 (200)
拜斗台	雨霏 (201)
八思巴文刻石	青山 (203)
崂山的判词碑	颂山 (205)
正堂程判碑发现经过	王璞伦 (207)
寻找崂山地产石刻	颂涛 (209)
湮没的海印寺地界石刻	房振兴 (212)
嘉庆九年太清宫地界石刻	房振兴 (215)
石门山蓝宅书院地界石刻	房振兴 (217)
锥子崮上的明代石刻	房振兴 (219)
铁瓦殿遗址的明代石刻	房振兴 (221)
斗姆宫古石刻	房振兴 (223)
“面壁洞”与“灵鹫庵”石刻考证	房振兴 (225)
崔应阶《华严庵》诗刻	房振兴 (227)
崔应阶《巨峰》诗刻	曲海波 (230)
慕武石雍正三年“流芳碑”	房振兴 (232)
崂山周鲁石刻浅考	李知生 (234)
白云洞的石刻	宋霁 (238)
先天庵的石刻	房振兴 (241)

徐绩《崂山观日出记》碑	阎 林 (245)
崂山之功德碑	颂 山 (247)
崂山的德文石刻	宋立嘉 (249)
承载着沉重历史的“堀内山”石刻	房振兴 (251)
在崂山发现《六乡区道路图》碑	房振兴 (255)
邢契莘在崂山的石刻	宋立嘉 (257)
“白云为家”是谁写的	宋立嘉 (261)
李先良的“表海雄风”石刻	张信喜 林先建 (263)
铭记骨气的“光我河山”石刻	胡保泰 (266)
曾琦夫妇游崂山留下的石刻	李知生 (270)
黄苗子的崂山石刻	宋立嘉 (272)
崂山的同字石刻	宋品毅 (274)
崂山“福”字石刻	白秀芳 (279)
龙潭瀑的石刻	宋立嘉 (282)
南天门邹善题刻勘误	李继伟 (285)

登窑口的盛衰

王瑛伦

沙子口陡阡山东侧的盆地称为登瀛地区，前面的海湾叫登瀛湾。它后毗沃野良田，背倚群山，面对福岛，南窑半岛与栲栳岛将其环抱，曾是一处优良的港湾。明清时，与沙子口同为崂山南岸重要口岸。清黄肇颢《崂山续志》载：“登遥（窑）旧有口岸，设武弁，为胶州汛地。盖自古设为海防，以备不虞。嘉庆间海寇登岸，劫掠居民，则海防之弛久矣。秋间椒梨熟时，鱼筏之外，船舶网载，与江南通贸易。”这段文字说明，登窑口既是渔船、商船停靠贸易的口岸，又是海防口汛。

登窑口何时成为口汛的呢？《沙子口街道志》载：“明洪武六年（1373）六月，倭夷（日本人）入侵崂山沿海，民多受其害，‘诏近海诸卫分兵讨之’。登窑口汛，置把总一、马兵二、步兵二十九。”

登窑口作为海防重地的口汛有驻兵防守，他志多有记载，但始于明洪武六年却得不到印证，恐有悖历史真实，值得商榷。第一，沙子口街道的社区中，只有姜哥庄。在王姓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迁来前已有姜、曹两姓居住，此外再无一个村庄是创建于明永乐之前的。洪武年间这里难找人烟，倭寇入侵此处抢掠何人？无人居住之地有设防之必要吗？第二，明永乐二年（1404）始设专司海防的即墨营，明朝防倭所设之卫所墩堡中无登窑，难有驻兵之可能。第三，“汛”是清制军队之名，千总把总外委所属之绿营兵（汉兵）曰“汛”，其分防之地称“汛地”。明朝怎会用它之后的清制军队之名？因此登窑口汛于明洪武六年倭寇入侵崂山沿海后所设根据不足，清朝设立却有案可稽。清《即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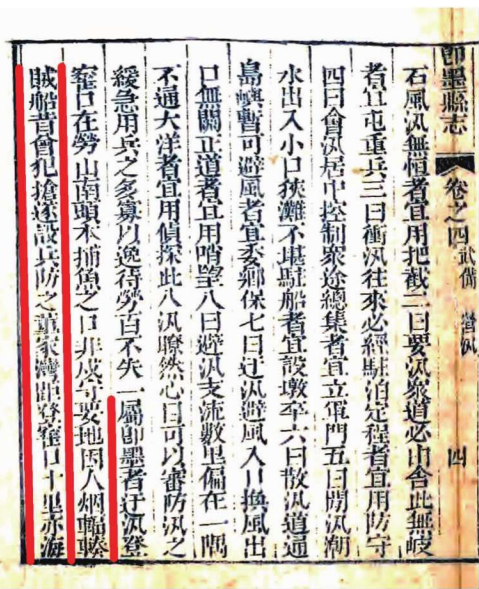
《县志》记载，顺治十五年（1659）登窑口定为迂汛，开始设兵防之。

清乾隆《即墨县志》卷四《武备·营汛·防海总汛》记载，明洪武、永乐间（1368—1424），始设官员编制，专管海防。“至万历二十一年（1594），设都指挥使司守备一员，中军千总一员，统领把总二员，哨官四员，分左右两营，各兵九百一十九名，一驻本营，一分汛女姑口。海之支流为即墨隘地，明末皆废。”明朝虽加强了海防，但并不是主要口岸都派兵驻守，到了明末，边远地区的港口防务都废止了。直到清朝“顺治十五年（1659），总督张元锡议复防兵，调胶州左营，移驻即墨，分防七汛”。张元锡把各口岸按位置和作用的重要程度分为险、要、冲、会、闲、散、迂、避八汛，登窑口定为迂汛。“七曰迂汛，避风入口，换风出口，无关

正道者，宜用哨望。”“属即墨者，迂汛登窑口，在崂山南头，本捕鱼之口，非戍守要地，因人烟辐辏，贼船昔曾犯抢，遂设兵防之。”作为迂汛的登窑口，本来不在驻兵防守之列，可是这里人口密集，口内船舶聚集，所以还是派遣了军队驻扎防守。

登窑口当年驻兵的军营建在哪儿呢？就在今小河东社区的敬老院处，此前是村小学。新小学建成后，这里与其西边的民房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改建为村幼儿园和敬老院。此处建筑几经改造，最后定型为沈鸿烈主政青岛时期改建的小河东村小学校舍。其校园前为大门洞，配有左右耳房，后列三排教室，教室东边与院墙间是走道，西是院墙。与之相配套的有小河西岸的校场，一直是学校的操场。有兵驻守，必设练兵的场地。营署距小河岸约50米，过河后的这片土地在河与沟之间，与民居自然隔离。在此练兵，兵民互不干扰，是理想的场地。这个校场一直保留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里除了练兵、做学校操场、农历腊月二十三赶年集，间或有文体活动外，从来不做他用，人们一直叫它“西校场”。

登窑口从顺治年间设防之后，是否一直有兵防守呢？同治《即墨县志》照录了乾隆《即墨县志》的“防海总汛”，没有改动，说明登窑口仍“设兵防之”。高密诸生孙凤云于光绪十五年（1889）所写《游崂续记》中说：“至灯窑，有海防营署。”足证登窑口原是有官兵驻守之地。可是《崂山续志》却说：“嘉庆间海寇登



乾隆《即墨县志》对登窑口的记载

岸，劫掠居民，则海防之弛久矣。”嘉庆晚顺治130多年，早同治40多年，当是有兵之时。黄肇颢这段话，并未否定此处是口汛，也没说海防“之无”或“之废”，只说“弛”，正是批评海防之松懈，设防不御敌，有兵不保民，形同虚设。到了清朝末年，兵防就不存在了，官署房舍自然闲置。宣统元年（1909）八月创办的由本村人王薛五任校长的公立登窑初级小学校，便利用了这处营房作为校舍。

明至晚清登窑口的地位与董家湾的沙嘴子口比较，只高不低。这不仅在于它的汛地地位，也在于它的渔、商价值。

清《即墨县志》明确记载登窑口为设防之地，而对散汛的董家湾的记载为：“亦海滨市镇，可容船偶泊回避。”仅是容船“偶泊”。其《山川》一节，称“为筏网所聚”，而非“为海舶所泊”。同治《即墨县志》山川脉络图中“登窑”之四角用

“冂”围起来，与鳌山卫、雄崖所同样标注法；在海口图中，“登窑口”后标出“登窑所”，与浮山所口、金口、鳌山卫口等一样加标以“口”，说明到清同治时，登窑口一直有口所地位。同治《即墨县志》榷税条下记载：“金家口、青岛口海船，按装载货物，抽取税银，尽征尽解，无定额。仓口、沙子、登窑三小口，装载花椒、梨果同。”从商贸角度来看，清同治时，登窑和沙子口是同等地位的收税口岸。但从史书描写来看，登窑口要更繁华一些。明万历《即墨志》载：“孟家湾、董家湾俱在山南九十里。三月后，土人在此行船筏捕鱼，海岸葺庐舍，市鱼者车相辐辏，至五月终止。”此处仅晚春捕鱼季节兴隆两个多月。光绪《崂山续志》记载登窑口在嘉庆年间（1796—1820），就因出口崂山果品而使港口较盛。孙凤云用“帆樯林立”四字来形容登窑港。其实登



沙子口湾

窑口不止梨果花椒的出口，木炭也应是外运的商品之一，否则那么多炭窑烧的木炭，怎么运出去？

登窑口的逐渐衰败是由于沙子口镇的兴起。沙子口是一个较晚形成的市镇，早年虽有渔、果贸易，但无村庄。清同治年间（1862—1874），董家埠的董德信和张村的王吉同先在沙子口村定居，后客商进驻增多，遂成市镇。随之，镇前沙子口湾东岸南九水河口外的码头也活跃起来，商船都在此停靠装卸货物。随着沙子口镇商号的增加，港口贸易也繁荣起来。清朝末年，登窑口除少量的崂山石材和秋季外运几船梨外，几无渔、商船舶往来，全都集

中到沙子口了。到德国占领青岛时，德人海因里希·谋乐在《山东德邑村镇志》中是这样描写这两个口岸的：沙子口“有几处是很好的货栈，水果和木材由此输出。收获季节这里交通繁忙”。而登窑口“到处是塌了的货栈，贫穷的小商贩和守房子的人。在湾内常可看到大雁和野鸭”。两个港口一繁荣，一凋敝。此后，登窑口除了船舶避风，少有船只驶入，直至20世纪70年代这里变成了军港，湾内海滩被填平，现成为野生动物生息的湿地。沙子口则已建设成为青岛的最大渔港，名闻遐迩。

登窑口的变化史，反映了崂山沙子口地区的经济变化发展史。

先民改造自然的巨大工程——柳树堤

王瑛伦

柳树堤，俗名柳上，至今仍在登瀛地区延续使用的地名。它坐落于崂山沙子口街道登瀛洼的南端，前面就是大海，北面是一片不宽的沙性极大的农田，名之为“柳上后”，再往北就是河道和良田了。柳树堤西到凉水河、小河东河和黄家河的入海处，东到凉水河南向西拐弯处。它是一道平地而起的大沙梁，高四五米，顶宽也有三四米，长约400米。沙梁顶上，是一条高大的柳树林带，有些树干成年人都无法环抱，“柳上”这个名字就由这些柳树而来。树下还长一种沙蒿，沙梁坡上有零星的沙参，除此之外，少见

其他植物生长。

柳树堤是何时形成的呢？周至元先生编著的《崂山志》卷三《建置志·道路》中有“城墙堤”一条记载，文称：“城墙堤：在登窑村北（是南的笔误，村北是山，不须筑堤——笔者注），清嘉庆中筑，



登瀛概貌

北收山水，南御海潮。沿堤插柳成林，故又名柳树堤。”这条记载指出了柳上形成的年代、作用和名称。但“城墙堤”之名，现在登瀛地区无人知晓，“柳树堤”也无人使用，大家都呼它作柳上。

柳上大堤修筑于清嘉庆（1796—1820）年间，1810年左右。这与民间传说关公借柳树退长毛子（1861）的故事时间吻合。从嘉庆中到长毛子进犯崂山，相隔50年左右，柳树不仅能长成林，而且相当粗壮高大了，筑堤时间是可信的。周至元《崂山志》记载，捻军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经青州进入崂山地区。登瀛地区民间传说，当年长毛子（捻军）想夜间偷偷从海上登陆崂山，可是船进入登瀛湾，他们向岸上一看，海边排着一溜马队，严阵以待，隐约还能听到马叫声。他们怕中埋伏，没敢靠岸，退到海里。一连三夜，都是如此，最后只好撤走。其实海边没有一兵一卒，他们看到的就是柳上的柳树。民间故事中把关公请进来，加以演义，说是小河东村关帝庙里的关公显灵，立马横刀，巡视海边，并把柳上的柳树变成他的兵马，随时准备杀敌。这个故事说明柳上在清咸丰之前就已存在了。

先人们为什么要堆筑柳上大沙坝呢？周至元先生指出了两个作用：一是北收山水，二是南御海潮。这两项确实是这里发展生产的关键问题。登瀛洼南面紧连登瀛湾，此海湾滩平水浅，平常涨满潮，近岸的海水不足一米深，海水漫不上岸边的沙滩，何况沙滩顶上还筑有堤坝。所以，一

般情况，海水只在沙滩下徘徊。可是一旦因台风形成海啸，海水便越过堤坝汹涌地奔向农田，大半个登瀛洼便会泡在海水里。所有农作物都会很快打蔫枯死，地瓜、花生还会腐烂，发出难闻的气味。危害不只在当年，以后三五年，地里的盐碱也排不净，大大影响粮食收成。这个灾难每年都有可能发生，严重威胁着庄稼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的饥饱。为了拦住海水这个祸患，先民们在海堤北面从西到东筑了一道又宽又高的大沙坝。为了固沙，人们又在沙坝上栽种了柳树，而且形成了一条宽大的柳林带。“柳上”这个名字就逐渐叫开了。柳上大堤，确实起到了南御海潮保护农田的作用，海水一旦涌来，便会被挡住。可是，平地筑一条沙坝，是难以收住山水的。这“北收山水”的功效，应该是通过改变河道方向实现的。

登瀛洼有三条河穿过：一条是东山根从迷魂涧、茶涧等下来的凉水河，也叫大河；一条是洼中间从登瀛北涧下来的小河东河，也叫小河；一条是从西登瀛西涧沿西山根下来的西登瀛河，也叫黄家河。凉水河和小河东河，在离海不远处甩头右转西行，汇入黄家河，一同南流入海。三条河都是山洪宣泄的通道。它们流经泥沙淤积而成的登瀛洼，本应是毫无阻拦直奔南海湾，不会弯折。每当雨季，湍急凶猛的河水直冲河道西转的南堤坝，挖走大量坝土，再打着旋涡西下，致使人们要适时修补加固坝基。否则，不用几年，河水就会穿透堤坝，直泻南海。这足以证明，西转

的河道，不是原来河水的自然流向，而是人的意志所为。登瀛人需要凉水河、小河东河不直通大海，而是转向从西山根入海。西行的河道是人工开掘的。

登瀛洼的这三条山涧河，雨季山洪暴发，河水汹涌，惊心动魄。平日，凉水河流域广，长年有流水，而其他河水流极小，旱季河床基本是干涸的。这种河，雨季阻断交通，旱季无水可用，最让人们接受不了的是它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登瀛人世代传说，过去海水顺河道倒灌严重，发大潮时，小船都能驶到村前。上涌的海水渗向田间，碱化土壤，靠河的农田逐渐盐碱化，收成大受影响；顺河道倒流上来的海水，还从地下渗到了井里，南洼里的一些井水都带咸味，群众叫它溇水，浇地都不敢用。这直通大海的河道，少浇灌之利却带来盐碱之害，长此下去，农田将毁。必须改变它。

人们发现，西山根的黄家河因入海口地势较高，极少海水上犯。如果让凉水河、小河东河都从黄家河的河口入海，海水不也就不倒灌了吗？而且入海口一抬高，河道里还可以存留相当的河水，用于浇灌农

田。于是一项让河改道的巨大工程就开始了。

向西开掘的河道比小河东河和凉水河都宽的多，挖出的沙土，一部分修了河坝，大部分运到南面堆筑了柳树堤，一举两得。这两项巨大的工程应是同时进行的。开河筑堤以后，田里的盐碱逐渐退了，井水慢慢地不溇了，都变成了甜水，土地逐渐良化；而叫作沙滩岚的柳上这一带，原来是一大片碱性很大的不毛之地，随着盐碱的消退，人们开始垦殖改造它，后来竟成了一片大梨园和农田；西行的宽阔的河道里，长年都有及膝深的河水流淌，足够人们浇灌农田之用。引河改道，堆筑柳上堤，其工程量是极其巨大的，它是当年登瀛人战胜自然改变命运的壮举，也是先人们发展生产的伟大业绩。智慧、勇敢、坚毅的登瀛人为了发展生产，不避艰难，敢于改天换地。

20世纪60年代初，柳上的柳树被连根除了，大堤的沙子全被用来填海造田，柳上再也不存在了。但是登瀛人的智慧和无畏的精神是永存的。靠它，一代一代的登瀛人把自己的家园建设成了沃土良田。

登瀛凉亭的垮塌

颂山

登瀛大条子山山体西端向南一甩，形成一个小山头，山顶整平后约30平方米，上面曾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小凉亭，当地人称作条子山凉亭或山前凉亭。

它是1934年沈鸿烈主政青岛，拓宽沙子口至流清河公路时建造的。凉亭高4米多，面积10多平方

米，水泥地面，6根钢筋混凝土立柱稳实地支撑着亭顶，顶面由铁皮铺盖，着红漆。离地面约半米高的柱间构造约40厘米宽的水泥板，也是坐凳。正北留口，供人进出。口外有小径，直通山下公路。亭内设石桌石凳一套。凉亭后坐山怀，前襟梨园，小巧玲珑，景色别致。凉亭本身就是一道风景。人在亭中一坐，可赏山，可观海，可望村，可看田，那有名的登瀛梨雪更是尽收眼底。此亭一建成，就深受群众喜爱。在周围耕作疲劳了的农民，宁肯多走些路，也愿意到亭上休息。尤其是伏天，亭中凉

风习习，稍坐热汗即消，舒适痛快。所以一天到晚都会有人在此休憩。那些游山的客人，更是必停车上亭观赏一番，不少游客还在此边聚餐边赏景呢。

就是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景点，却遭美国士兵用枪弹生生射倒。那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驻扎青岛的美国军队的五六辆吉普车，载着20多个士兵进崂山游玩。他们从流清河回来，到条子山凉亭下停了车，进亭赏玩一会儿后，竟从车内搬下一箱箱子弹，举着卡宾枪从山下呈扇形向凉亭发起了攻击。凉亭十分坚固，枪弹射到立柱上，或揭一点皮，或冲一白点，近半个小时，凉亭岿然不动。围上来的农民开始抗议他们的暴行，要求其停止枪击。他们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爬到亭边，架上机枪，卡宾枪、机枪一齐对着立柱一米多的高处狂扫。亭柱渐渐露出了钢筋，部分钢筋被射断，但凉亭仍站立着。又扫射了一会儿后，他们嚎叫着冲上来，将凉亭向东北方向推倒了。大兵们一阵欢呼，庆贺“胜利”，因为他们摧毁了一个世上美景。

大河东村的村民听说凉亭被美国士兵打倒了，便自发地在村头公路上拦截这群大兵。怎奈他们持枪威胁，横冲直撞，钻过人群逃窜了。后来几个村子联合，找到国民政府，要求美军认罪赔偿。靠美国“输氧”而生存的国民党政府，自然不敢向美军问罪，最后只能无果而终。